

第二章 理論基礎和文獻回顧

本章主要介紹翻譯的等值理論、詞彙等值與轉換手法，以及俄語功能修辭及詞彙。安排的架構為從先等值切入轉換，將翻譯理論及實務的部分做整體說明，再介紹將詞彙的修辭特色與分類。

第一節 翻譯中的詞彙與等值

本節主要分為二個部分，第一部分將簡略地介紹翻譯理論中等值理論的內容。第二部分說明詞彙等值、包括構成詞彙等值的條件，以及詞彙對等模式。本節的功能，在於幫助讀者初步了解翻譯中的詞彙等值，以及引導讀者進入本篇論文的主題。

壹、等值的概念與類型

等值理論是個相當龐雜的理論複合體，無法僅透過一家說法，以一概全地說明。除此之外，在等值的分類上也存在著許多術語，缺乏公認的版本。這些因素都造成入門者理解上的困難。因此本章節刻意結合多位學者與著作，並在分類情形之上，予以簡化為形式等值與功能等值兩類，以求能迅速並容易理解。

一、形式等值

形式對等(或形式等值)為較為普遍提及的等值類型，形式對等除了原訊息上的傳達之外，也著眼於維持原文的形式特徵。而所謂的形式部分，可以包括屬各語法層級的單位，如詞彙、詞組、句子、文本等方面。

美國翻譯學者奈達(E.A. Nida)與泰伯(C.R. Taber)在《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》(1982)一書中，提到了形式對等 (formal correspondence)的概念。形

式對等的解釋為，譯者從原訊息接收者的角度，將原訊息以目標語的形式，轉成譯文⁷。形式對等並重原文的形式及內容，追求最大程度地傳達原訊息給目標語接收者。然而，若是過於重視原文的形式，容易產生許多理解上的問題，因此形式對等被奈達視為一種表面上的翻譯 (gloss translation)，如書中提到「形式對等會擾亂目標語的語法及修辭標記，更會因此攪亂傳達的訊息本身，引起目標語接收者的閱讀困難和誤解⁸。」

除了奈達和泰柏之外，英國學者凱特福德(J.C. Catford)於《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》(1965)一書中，更進一步透過語言學的角度，來解析形式等值的概念。凱特福德的形式等值，主要建立在語法層級(grammatical rank)之上，其中包括句子(sentence)、子句(clause)、詞組(group)、詞(word)、詞素(morpheme)⁹。凱特福德認為抽象的形式等值，為「兩種語言皆擁有等同數量(即前述五個)的語法層級，且在整個分類結構與層級之間有相同的關係，那在兩種語言彼此之間，即擁有結構上的形式等值¹⁰。」凱特福德認為在這個框架之下，便可向下討論較實際的形式等值類型，也就是原文和譯文之間，在相對的層級裡(如句子對句子)的等值關係。

除了語法層級上的等值外，凱特福德也提出了所謂文本等值(textual equivalence)的理論，以彌補形式等值的不足。書中對於文本等值的定義，為「整體或某部分的譯文形式，與原文形式相互對等的情形¹¹。」凱特福德指出，在建立文本等值的過程中，翻譯人員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，他們替代或比較幾個相關聯的翻譯版本，並密切觀察原文上所發生的改變，以及在譯文上會導致的相對變化。因此，文本等值單位亦可被解釋為，「在原文的某個部分發生變化時，譯文中也會跟著改變的部分¹²。」

俄國翻譯學界的形式等值理論，出現在加克(В.Г. Гак)和利文(Ю.Н. Львин)

⁷ Nida, E.A. and Taber, C.R., *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*. Leiden: E. J. Brill. 1982. p.23.

⁸ 同上註，頁碼 201。

⁹ Catford, J. C. *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: an Essay on Applied Linguistics*. 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 1965, p.32.

¹⁰ 同上註，頁碼 32。

¹¹ Catford, J. C. *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: an Essay on Applied Linguistics*. p.27。

¹² Catford, J. C. *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: an Essay on Applied Linguistics*. p.28。

兩位俄國學者合著的法俄翻譯教材《Курс перевода: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язык》(1980)之中。在該書中，作者直接提出了形式等值(формальн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的等值模式，並說明所謂的形式等值，為相同的語義在兩種語言之中，透過相互類似的形式和詞彙手段表達，或換句話說，譯文在意義與形式上與原文類似，差別僅在於句子結構與詞法規則方面。

俄國翻譯學者施維采爾(А. Д. Швейцер)於《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》(1988)一書中，進一步發展了加克和利文的形式等值，提出了句法等值(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的概念。根據施維采爾的說法，句法等值為「以目標語的語言單位置換原文單位的同時，仍能保留原文句法結構的大致不變¹³。」。顧名思義，也就是原文與譯文在句法形式上的等值關係。句法等值在施維采爾的等值模型中，被定義為最低階層的等值類型，換句話說，從施維采爾的觀點看來，原文句法形式上的維持，在翻譯的過程中，屬必要性最低的次部分。施維采爾認為，在建立形式上的對等之外，需先包含語義及語用上的對等。

另一位著名的近代俄國翻譯學者卡米薩羅夫(В.Н. Комиссаров)，在《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)》(1990)中，提出了五個層級的等值理論，其中最高等級的等值為詞彙(словесные знаки，包括詞組)的等值，向下分別為：語句(значени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структур)、情境描寫方式(способ описания ситуаций)、情境(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ситуации)、交際目的(цел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)上的等值。在整個架構中，從高到低，分別為從兼顧原文形式與內容(詞類)，到注重交際功能(交際目的)的對等關係。翻譯上的難度，也是以兼顧原文形式與內容的句法和詞類等值為最難，以注重交際功能的交際目的等值為最易。

卡米薩羅夫雖未直接劃分出形式對等的類型，但也說明了句法架構與詞彙單位的等值，為原文和譯文之間，屬於傳達語言單位意義(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при передаче семантики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)的等值情形。依照卡米薩羅夫的解釋，原文的句子與詞彙擁有自己固定的意義，為構成語句內容不可或缺的成分，也是在

¹³ Швейцер, А.Д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*. - М.: Наука, 1988. С. 84.

翻譯的過程中，譯者直覺上會優先處理的部分，因此在等值關係的研究上，仍有討論的必要¹⁴。在句法結構的等值上，卡米薩羅夫主張譯者透過與原文句法結構上的對比，在目標語上建立表示相同語義，且結構相近的譯句。而在與原文相似度最高的詞彙等值中，卡米薩羅夫主張從詞彙意義的三種成份著手，建立詞彙和詞組意義上的等值關係。關於詞彙意義的成份類型，將在後面的詞彙等值篇幅中介紹。

二、功能等值

功能等值的本質，在於譯者放棄原文形式上的追求，改著重於語義或語用方面的對等。功能等值與形式等值不同的地方，在於功能等值所重視的，除了原文的內容之外，為非語言學的要素，包括如原文的交際功能與目的、修辭特性、描述的情境、敘述的方式、對讀者發揮的影響力等。

美國學者奈達與泰伯，在前述的著作中，除了說明形式對等 (formal correspondence) 的情形之外，也提出了動態等值(dynamic equivalence)的概念。動態等值在本質上，可以說是一種等值效力(equivalent effect)上的對等，又被稱做功能等值 (functional equivalence)。奈達等學者對於動態等值的定義為「目標語接收者，以和原訊息接收者理解原文相同的方式與相同的程度，來理解譯文¹⁵。」換句話說，動態對等和形式對等不同的地方，在於動態對等是建立在目標語接收者理解譯文，和原訊息接受者理解原文在方式與程度上的對比。從奈達等人的觀點看來，這個對比基礎較適合作為翻譯正確及適當與否的判定標準。

動態等值優於形式對等的原因，主要在於形式對等有兩個不利的地方：(一) 譯者本身對原訊息已有相當程度的理解，也幾乎是憑直覺判斷何者為適當的形式。因此，翻譯品質的優劣，應該改從目標語接收者如何了解譯文，而並非從譯者如何了解譯文上來評斷；(二) 原文與譯文預設的接受者，為單語(原語言或目標語)的使用者，而並非雙語使用者；因此遵循原語言語法規則的譯文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問題。

¹⁴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- М.: ЭТС, 2001. С. 129.

¹⁵ Nida, E.A. and Taber, C.R., *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*. p.24.

儘管動態等值為比較有效率的翻譯方法，但奈達也強調，即便是動態對等，這兩種理解程度(原語言接收者如何理解原文，目標語接收者如何理解譯文)，受限於歷史及文化因素，永遠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，但可以高度地相近，這也是翻譯等值的目的所在。

其它歐美學者提出的功能等值概念，著名的有加拿大的維奈(J. P. Vinay)和達爾貝奈特(J. Darbelnet)。於《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: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》(1968)¹⁶一書中，兩位作者透過對比語言學的角度，比較原文和翻譯的三個部份(詞彙單位、句法結構和語義組織結構)，分析彼此之間的邏輯關係，以利用不同的文字，複製和原文中的情境，並在譯文中維持原文的修辭功能和影響力。

除此之外，法國學者如穆內(G. Mounin)，在相關著作包括《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》(1963)¹⁷等書中，則偏重非語言學的要素(如不同語言之間表達的現實概念，及各不同文化、文明之間的差距等)對翻譯造成的影響和困難。

另一方面，德國學界研究等值的，則有學者如葉戈(H. Jaeger)、努伯特(A. Neubert)與赫思(J. House)等人。努伯特重視語用方面的研究，主張在翻譯中並不存在原文的語法和語義特性，傳承的部分只有語用方面。因此等值的翻譯是建立在與原文的語用關係之上。有關努伯特的理論部分，可以參考其兩部著作《Text and Translation》(1985)¹⁸和《Pragmatische Aspekte der Übersetzung》(1968)¹⁹。而赫思(J. House)則重視語義和語境方面的等值研究，她主張等值關係應依據原文交際情境，如果翻譯和原文所處在的交際情境不同，那便不能被視為功能等值。有關赫思的理論，可以參考其著作《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》(1977)²⁰。

¹⁶ Vinay, J.-P. and J. Darbelnet, *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: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*, translated by J. C. Sager and M. J. Hamel, Amsterdam / Philadelphia: John Benjamins. 1995.

¹⁷ Mounin, G. *Les Problemes theoriques de la traduction*. Paris, 1963.

¹⁸ Neubert, A. *Text and Translation*. Leipzig. 1985.

¹⁹ Neubert, A. *Pragmatische Aspekte der Übersetzung*. Leipzig, 1968.

²⁰ House J. *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*. Tübingen: Gunter Narr. 1977. p.49.

俄國學界最早的功能等值模型，為五六零年代由俄國費多洛夫所創的相符翻譯理論(теория адекват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)。在《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》(1983)一書中，費多洛夫主張等值為「在功能修辭特性完全相符的前提之下，竭盡可能地轉達原文的內容部分²¹。」也就是「透過目標語的特性，來重現原語言的內容與形式之間的特殊關係，或是創造一個與後者在功能上相符的版本²²。」

除了費多洛夫外，加克(В.Г. Гак)和利文(Ю.Н. Львин)在說明了形式等值之餘，也提出了語義等值(смыслов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和情境等值(ситуационн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二種概念。語義等值，為原文和翻譯中，兩個句子的所有語義成份彼此吻合，然而差異在於表達語言形式上的不同。而情境等值，則是兩者的語義大致吻合，然而兩者所描述的另一情境，所包含的細部成份不盡相符(如時態、行為方式不同等)。

施維采爾參考了加克等人的理論，從符號學的三個分支(句法、語義、語用學)的角度，提出較為完整的等值體系。他主要根據以下兩項相互緊密結合的特徵，為：一、原文使用的轉換手法及其特性²³；二、所保留原文不變量的特性(內容在翻譯過程中不變的部分)²⁴。將等值分為三個類型：句法、語義(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及語用等值(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。句法即之前介紹的形式等值部分，而較接近功能等值的類型，為接下來要談到的語義及語用等值二類。

語義等值與句法等值不同的地方，在於語義等值較為重視原文意義、而非句法形式上的維持。施維采爾將加克的意義和情境兩個概念，同時放進語義等值裡，也就是語義等值需包括以下兩個部份：一、原文的語義，透過不同的形式來表達；二、原文的情境訊息，透過不同的語言形式，與這些形式所包含的意義成分來表達。

²¹ Федоров, А.В. *Основы обще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)*. - М.: Высшая школа. 1983. С.303.

²² 同上註，頁碼127。

²³ Швейцер, А.Д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*. С. 83-84.

²⁴ 同上註。

施維采爾將語義等值細分為兩個項目：語義成分性等值 (подуровень компонентной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и) 和指涉性等值 (подуровень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ой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и)。語義成分性代表的是，在具備相同語義成分之下，翻譯所需進行的語法上的轉換，包括主動式改被動式、稱名化或詞類替換等轉換手法；指涉分支指的是牽涉更深一層意義的語義轉換，如利用隱喻或代喻的轉換等。

關於語用等值方面，施維采爾注重如交際要素、交際企圖、交際效力等既非原有形式、也非語義部分上的對等。而達成語用等值的轉換手法，也比較不拘泥於原文的形式，包括使用如省略(опущение)、增添(добавление)或改述(перефразирование)等手法。施維采爾主張語用等值「是等值關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也是所有其他類型等值的基礎²⁵。」

卡米薩羅夫的功能等值理論、主要在交際目的(цел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)、情境(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ситуации)、情境描寫方式(способ описания ситуаций)這三個面相之上。交際目的等值，為只有保留原文交際目的的等值。該類等值，為任何類型的翻譯皆需具備的必要條件，若缺乏這個前提，原文與譯文之間僅能算是部份對等而已。交際目的意指「文章內容在言語溝通的過程中標示交際功能的部分」或「句子內容中所說明其主要或主宰交際功能的部分」²⁶。關於交際功能的部份，卡米薩羅夫引用了亞克布森(Р.Якобсон)的分類，共分為六項：情感功能(эмо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)、感染功能(волеизъяв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)、指涉功能(референтная функция)、交際應酬功能(контакто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щая/фа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)、語言符號分析功能(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)、美(詩)學功能(поэ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)。

而情境與情境描寫方式等值，為不只含有上述的交際目的，且還包括情境(ситуация)上的對等。根據卡米薩羅夫的定義，情境為「原文中描寫的所有物件和彼此之間的關係」，可以為二個部分²⁷：一、情狀本身(ситуация,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ситуации)，即「內容中，透過幾種可能的描述方式之一，所反映

²⁵ Швейцер, А.Д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*. С.86.

²⁶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)*. - М.: Высшая школа., 1990. С. 52.

²⁷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С.55-56。

的某種現實情景」；二、情境描述的方式(способ описания ситуации) 即「原文中表述情境特徵的部分」。第二類與第三類的差別在於，前者保留的，主要為原文中表述的情境本身，而後者為除了情境本身之外，亦保留了原文中的情境描述方式。

貳、詞彙的等值

本篇引用的詞彙部分的理論，以英國學者貝克(Mona Baker)、俄國列次克爾(Я.И. Рецкер)、俄國巴爾乎達洛夫(Л.С. Бархударов)、卡米薩羅夫等人的等值理論中的相關部分為輔。架構安排上，首先我們從構成詞彙等值的概念，以及詞彙等值的構成要素，包括詞彙意義成份與語境二個部份，來逐步切入理論的中心，也就是詞彙等值的類型。

一、詞彙等值的概念

英國翻譯學者貝克在《In other words: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》(1992)一書中，將等值分為兩個層級：詞彙(equivalence at word level)與超詞彙(equivalence above word level)的等值。貝克認為，在不同語言之間或單一語言之中，不存在詞形或意義成分上一對一的對等²⁸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詞彙之間的等值關係，需建立在某種條件之上，而且不會是百分之百的對等關係。貝克的理論，清楚地提到了詞彙翻譯的概念，以及有助於我們了解詞彙的語義成份，以及每個語言的詞彙系統，在判斷詞類的等值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俄國學者巴爾乎達洛夫在《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(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)》(1975)一書中關於語義對等(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при переводе)的章節，提到了詞彙意義的等值。巴爾乎達洛夫認為，翻譯中的主要問題，為原語言和目標語語言單位，在指涉意義(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)上無交集的部分²⁹，這類特性在詞彙系統上最顯而易見，因此有必要將詞彙之間

²⁸ Baker, M. *In Other Words: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*. London: Routledge. 1992. p.11.

²⁹ Бархударов, Л. С. *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(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)*. -М.:

的語義對等關係，做分析並分類探討。巴爾乎達洛夫的觀點，基本上與貝克大同小異，也就是強調任何兩種語言之間在如詞素、詞彙、固定詞組等語言單位上，意義是不可能完全相符的，且就算大部分相符，在表達內容、組織、搭配方式及使用習慣上，多多少少也會存在相當的差距。

另一位直接討論詞彙等值的俄國學者為列次克爾(Я. И. Рецкер)。在著作《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》(1974)中，列次克爾提出了規律符合理論(теория закономерных соответствий)，是最具代表性的詞彙等值理論之一。列次克爾對等值翻譯的理解，包含了等值性(полноценность)與適當性(адекватность)。換句話說，原文的形式、內容與表達方式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來看，並將這個整體放到目標語言之上。換句話說，譯者不只要精確地傳達原文裡的意義，還要盡可能地保留它的表達方式³⁰。

最後，我們可以透過列次克爾的觀點，來為詞彙等值做出以下總結：詞彙翻譯的過程牽涉了各類的因素，就算是再詳盡的字典，也無法設想所有語境要素，或列出所有可能的詞組組合，因此形式上的等值難以達成。由此可知，詞彙之間等值關係，主要建立在功能上，也就是需根據不同語言本身的限制與語法條件，來決定如何轉述某一特定意義。而功能等值的確立，主要依據語境要素的分析，以及各類的詞彙轉換手法(лекс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來達成³¹。

二、構成詞彙等值的條件

關於構成詞彙的等值條件，貝克強調須重視兩個要素：一是該詞的構成詞素(morphemes)與詞素本身附帶意義的分析；二是該詞本身的詞彙意義(lexical meaning)。除此之外，貝克也提到語義場(semantic field)與構成語義場的詞彙(lexical sets)之間的相互比較。每個語義場由一個上義詞(superordinate)，也就是意義較廣泛的詞彙，與多個下義詞(hyponym)，即意義較狹隘，但皆位於前者意義範圍內的詞彙所構成。貝克認為比較兩種語言之中，屬同一主題的語義

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, 1975. С.74.

³⁰ Рецкер, Я.И.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. -М.: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, 1974. С.7.

³¹ 同上註，頁碼9-10。

場與構成語義場的詞彙，有助於了解某個詞在其詞彙系統中的地位，並且有助於解決翻譯中詞與詞的等值問題。

除此之外，透過以上俄國學者的詞彙等值概念說明，我們可以歸納出構成詞彙等值的二點主要條件：語義成分與語境。

(一) 詞彙的語義成分

在《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》，(2003)一書中，卡米薩洛夫主張詞彙意義上的等值，為最大程度地重現原詞彙的意義，屬與原文相似度最高的等值類型³²。且在追求詞彙等值時，需對各種詞彙語義成分進行分析。其中，詞彙意義中的三個主要意義成分：指示意義（денотат, денотатив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 значения）³³、內涵意義（коннотатив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 значения）³⁴及內部結構意義（внутри-языковые значения），構成了翻譯上較難處理的三個問題。

第一類問題牽涉到詞彙意義中的指示意義，也就是詞彙本身所指涉的現實或抽象的事物。命名特定物件的詞彙，在不同語言中、所包含語義成分的多寡及搭配方式均有所不同。多數情況之下，在目標語中很難找到與原文直接或完全相符的詞，甚至連意義最相近的詞，也可能因詞彙搭配的問題，無法成為選項之一。但卡米薩洛夫認為，語義上的完全相符其實是不必要的，而等值的條件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達成：一、以原語言中意義較廣泛的詞彙，來取代目標語中意義較狹隘的詞彙；二、根據該詞的上下文來選擇完全不同的詞彙。上述指示意義的翻譯問題，是詞彙等值中比較常見的。

第二類問題牽涉到詞彙意義中的內涵意義。它包含：一、情感意義

³²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С.130.

³³ 語義中的指示意義(денотат, 來自拉丁文. denotatum — обозначаемое), 或解為字面上的意義。即某語言單位(一般多為詞彙單位)所稱名的現實物件部分(包括物品、特徵、關係、情境、狀態、過程等)。參考 ЛЭС. Булыгина Т.В., Крылов С.А. С. 128-129.

³⁴ 語義中的內涵意義(Коннотация, 英. connotation,) 或稱附帶的意義或修飾。指的是依附在詞彙主要字面意義上的語義或修辭色彩。它們主要作為表達不同類型的情感或評價的手段，或可以傳達語句本身的修辭特色如莊重、戲謔、不拘束、非正式等。參考 Ахманова, О.С. *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*, 2-ое издание. - М.: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. С.203.

(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) 及修辭意義 (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) ; 二、形象意義 (образное значение) 成份。首先有關情感意義的部分，它由正面與負面的評價部分所構成。如卡米薩羅夫舉英文詞彙 voyage (旅行) 及 trial (審判) 為例，探討兩者是否能直接被譯為俄語中的 вояж (有時會帶有諷刺的意涵) 及 судилище (帶負面評價意義)。除此之外，情感意義可能隨時間改變，如在過去蘇聯時代，бизнесмен 這個詞帶有負面評價意義，也只會用在負面性質的語境之中。然而在現代俄羅斯，бизнесмен 的負面評價色彩已喪失，因此其用法上的限制也早已不復存在。

詞彙意義中的修辭意義，主要揭示的是，該詞在該語言詞彙系統中是屬於上級 (文學、書面) 語體，或下級 (口語或俗語) 語體。換句話說，原詞和譯詞儘管在語義指示成分上相等，但卻在所屬語體上不一致。卡米薩洛夫指出，我們可以把俄語中的 сон (睡眠、睡覺) 翻成英語中的 sleep，但英語中存在另一個較高級 (文學) 語體的詞 slumber (常用於詩歌中)，如果仍以 сон 作為 slumber 的對應詞，其修辭意義的部分就會喪失。卡米薩洛夫認為這種情形經常是無法避免的，但也提出補救的辦法，譯者可以透過詞彙或詞彙語法上的轉換，來重現原詞中的修辭意義。

至於形象意義的部分，它是存在於詞彙意義之中的某樣特徵，作為該詞彙形象化運用的基礎。如俄語中的 баня 不只是洗澡間，也可以象徵很熱的地方。原詞和翻譯在形象意義成份上的落差，有時會造成翻譯上的問題，所以譯者在選擇對應的詞時，要避面產生不正確的關連性。

關於內部結構意義 (внутри-языковые значения)，指的是該詞的語義和形式之間的關聯。這個部分通常不涉及交際本身，也不會在翻譯中呈現出來，如俄語中的 паровоз (蒸氣輪)，與另外兩個詞 пар (蒸氣) 和 возить (以交通工具載送) 有關聯性。但多數情況下，譯者不會考慮到這個部分，除非 паровоз 在該語境中發揮了文字遊戲的功能。然而，建立在詞彙內部形式上的內部結構意義，是翻譯相當難克服的一個部分。譯者多只能採用補償的方式，但經常仍無法避免相當程度上的損失。

(二) 詞彙的語境條件

除了語義成分外，在詞彙等值中扮演關鍵角色的，還包括了語境的要素。在相關著作《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)》(1990)中，卡米薩羅夫將它分爲二類：語言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) 及情境 (ситуативный контекст)。語言的語境，即文中某個語言單位所處在的語言環境，又可分爲狹義 (узкий контекст) 或廣義 (широкий контекст) 語境。狹義語境指的是某語言單位所屬的句子本身之內，包括詞彙的搭配特性、詞組及附屬句所構成的語境要素；廣義語境則指超出句子的範圍之外，如多個句子，到整個文章段落所構成的語境要素。第二種情境性的語境要素，指語句中所包含如情境、時間、地點等其他現實 (非語言上) 的因素。卡米薩羅夫認爲，分析這些語境要素，有助翻譯者正確地詮釋原意³⁵。

列次克爾在其相關理論之中，除了提出詞彙的對等模式之外，亦有對語境意義 (контекстуа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) 做出說明。關於語境的主要類型，列次克爾與卡米薩羅夫的說法一致，將其分爲語言語境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) 或非語言語境 (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нтекст)。語言語境可分爲廣義及狹義。狹義語境，主要在於詞彙的意義、修辭和情感表徵。而廣義語境，則爲和本句鄰接的句子，到整個段落的内容對翻譯上造成的影響。

非語言語境的種類，則分爲兩個部份：一、物件語境 (предмет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или предметная ситуация)，包括該語句所屬的時間、地點、其中包含的所有物件、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。此外，物件語境包含一項十分重要的要素，就是語句本身所屬的民族、國家及其文化歷史背景。二、言談語境 (речевая ситуация)。主要包含溝通的場合、訊息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的關係、以及談話的主題方向等。其它如訊息發出者的性格和社會地位、原文刊載的出版品、該訊息預定的接收者、原文的功能以及給讀者或聽眾預期帶來的影響，也都算是言談語境的成份之一。

³⁵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 Н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)*. С.142.

除此之外，語境意義是詞彙在運用於語句的過程之中，根據其環境及受到語境因素的影響，所實現的意義。列次克爾將它依使用頻率，分為經常性（*узувальные* 或 *повторяющие*）及偶發性（*оказиональные, случайные* 或 *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е*）。偶發性語境意義，即一般普遍遭遇的翻譯情形，而經常性語境意義，則可能隨著時間發展，轉變為該詞彙的次要意義。也就是作為詞彙多義性的主要衍生途徑，進而造成翻譯上的多重符合。

三、詞彙對等模式

在對詞彙語義成分及語境有了概念之後，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兩種可以互補的詞彙對等模式：巴爾乎達若夫從語義出發，所提出的詞彙語義對等模式、以及列次克爾從語境依賴性出發，所提出的規律符合理論。

(一) 從語義角度出發的詞彙對等模式

巴爾乎達洛夫將詞類之間的對等關係，依兩者在指涉意義上的對等程度，分為三類：完全對等（*полно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*）、部分對等（*частично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*）及不對等（*отсутств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*）。

第一種類型為詞彙之間完全對等的關係，巴爾乎達洛夫指出這種情形是很少見的，但仍然存在與兩種語言之間。進行這類詞彙的翻譯，譯者僅需具備譯文中對應詞的知識而不需考量到語境的要素。大多數情況是，這些詞彙在兩個語言中只有一個詞彙意義，且限定於下列幾種類型：專有名詞如 *Гомер* — 荷馬、地理名稱如 *Польша* — 波蘭、學術或科技上的術語如 *водород* — 氫氣，及某些群組的詞彙如月份、星期名稱和數詞等。

第二種類型為詞彙之間部分對等的關係，即原語言中的某一詞彙，在目標語中同時擁有數個對應的版本。由於幾乎所有語言中，均以具多義性的詞彙佔絕大多數，加上語言之間彼此的詞彙意義系統又不盡相符，因此該情況最為常見。該等值關係還可以細分為以下三種：

1. 語義參雜 (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включение)

即原語言中的詞彙，擁有較目標語中的對應詞彙寬廣的詞彙意義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，前者不但具有後者的意義，且具有在目標語中透過其他詞彙表達的意義。如幾個俄漢翻譯的例子，如 *школьник* 在俄語裡可以指大學教育以下所有的學生，而在漢語裡視就讀層級，還習慣分稱小學生、國中生或高中生。反觀漢語中“學生”這個名詞，可以指所有類型學生，包括中小學生、中學生、大學生、研究生等，俄語中雖有對應詞彙 *учащийся*，但多用於報章或正式語體中，很少用於口語中。如“他是學生”這個句子，俄語翻成“Он учащийся”就很不自然，比較能接受的如翻成“Он студент”或“Он школьник”。

2. 語義交錯 (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ересечение)

即原語言中的詞彙，和目標語中的對應詞彙在部分意義上相等。換句話說，前者和後者之間有相符的意義，也有區別彼此的意義。如漢語講“門當戶對”，這裡的意義就與俄語中的 *дверь* 完全不同，而具有如 *статус, 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* (社會地位) 的意義。相對地，在俄語成語“Яблоко (яблочко) от яблони (яблоньки) недалеко падает.” (“蘋果必落在離果樹不遠處”，指孩子重蹈父母的覆轍³⁶，意近漢語中的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)中，*Яблоко* (蘋果) 可以代表子孫或後代，而在漢語中沒有這方面的關聯意義。

3. 語義無區分性 (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не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ость)

即原語言或是目標語中的某一詞彙的指示意義 (денотат) 涉及範圍較廣，可以包含另一種語言中，具相同指示意義，但具區別性義素的多個詞彙。如俄語中的 *велосипед* 可以兼指三輪車、腳踏車；*часы* 可以指鐘 (掛鐘或立鐘) 或錶 (手錶、懷表等) 等。相對的，俄語中的 *стул* (椅子) 與 *кресло* (扶手椅)，在意義和使用上分別的很清楚，前者不能兼指後者，如例句“Это не стул, а кресло.”，但在漢語中是可以。俄語詞彙 *дедушка, бабушка* 並無父方或母方之分，但用漢語講

³⁶ 參考Верещагин, Е.М., Костомарова, В.Г. *Русские пословицы, поговорки и крылатые выражения*. –М.: русский язык, 1979. С.108.

時，我們就需依父方或母方的父母，來分稱爺爺和外公、或奶奶和外婆。

無區分性有時與詞彙的多義性(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)很類似，如原語言（或目標語）詞彙的多個意義，在另一語言中都各有其相對應的詞彙，如 жертва 具多義性，在英語中可以分別以 victim（受害者，行為屬非自願性質）、sacrifice（犧牲者，行為屬自願或非自願性質）、donation（奉獻，行為屬自願性質）等表示。

第三種類型為詞彙之間無對等的關係，屬於這種情況的為兩種語言之中的非等值詞（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）³⁷以及詞彙空缺（случайные лакуны）³⁸。非等值詞指的是某一少數部分的詞彙，它們在另一語言的詞彙系統中裡找不到與其完全相符，或部分相符的對應詞彙，或其所指涉的現實部分、不存在於以另一語言為母語的族群的生活或歷史經驗之中。這些詞彙包括專有名詞或地理、機構、報刊名稱等，如傳統食物名稱 щи, борщ, рассольник。而詞彙空缺是原詞彙表達的相關概念，雖亦存在於目標文化中，但在目標語的詞彙系統中沒有對應的單位，如 погорелец（因火災而失去居所的人，或火災受難者），在漢語中要用二個或好幾個字表示。

巴爾乎達洛夫不認同前述的無對等關係，即意味著在目標語中無法翻譯。原因在於所有語言都有能力表述任何概念，缺乏對應的詞彙或詞組，並不代表目標語無法表述這類的意義。翻譯中存在著許多轉換手法，可以克服這類的翻譯問題³⁹。

以上為巴爾乎達洛夫的詞彙語義等值分類，乍看之下是很完整且高度系統化，然而還是存在著爭議。如巴爾乎達洛夫承認，專有名詞如地理名稱等屬完全等值還是無等值，是難以界定的。專有名詞一開始引入其他語言時，的確沒有對應的詞彙，表達的概念或指涉的對象也是獨一無二的，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說是無等值。然而，該詞彙在另一語言中隨著時間經過，由於高使用頻率的關係已發

³⁷ 翻譯中的無等值詞(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)，即表述某地域文化中特有的現象，在其它語言中缺乏對應詞彙的詞彙類型。Мечковская, Н.Б. *Соци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*. – М.: Аспект пресс, 2000, С.52.

³⁸ 所謂的詞彙空缺(лакуна)，即某詞彙類型，其表述的意義在另一語言中缺乏詞彙的表達方式。參考同上註，頁碼53。

³⁹ Бархударов, Л. С. *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(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)*. С. 96-97.

展出對應的詞彙，如Москва 在漢語裡已有固定的對應詞彙莫斯科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是可以視為完全等值的類型。

(二) 從語境角度出發的詞彙對等模式

列次克爾的規律符合理論(теория закономерных соответствий)，主要將語言中的基本單位（包括一般詞彙、固定詞組及成語等部分），依據在選擇目標語對應詞彙時，是否需依賴語境上的判斷，分為二類：

1. 等值符合（эквиваленты,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）

這類等值關係，屬不需依賴語境要素，在意義上固定對等的對等情形。這類對等情形出現在詞組或複合字的比例，較一般詞彙高。它們的意義主要靠譯者的直覺判斷，且有助譯者於了解其語境，甚至是整段文字的意涵，及其中包含的生字等。等值符合又可分為兩種類型，如以下：

1) 完全等值（полные эквиваленты）：即固定對等、不需依賴特殊語境要素、在詞彙的所有意義上皆對等的類型。它限定於某些特定詞彙，如地理名詞、專有名詞、某領域的術語等。

2) 部分等值（частичные эквиваленты）：即雖為固定對等，但在只有部分意義上相符的等值類型。如英語中的shadow除了對應俄語中的тьень之外，也可以兼指полумрак(若隱若現), призрак(鬼影)。因此shadow與俄語中的тьень只有部分意義上對等，屬部分等值的關係。

3) 絕對等值（абсолютные эквиваленты）：即只有一種可接受的翻譯版本的等值類型，如前述的英語詞彙shadow同時有好幾個俄語的對應詞彙。然而在詞組the shadow of gods（諸神的黃昏(歌劇名)）中，俄語中只能翻成 сумерки богов。在這裡сумерки與shadow，屬絕對等值的關係。

4) 相對等值（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е эквиваленты）：即主要在修辭與情感評價色

彩上，與原文對等的等值類型。如英語中 *Dirt cheap* 形容非常便宜，具濃厚的口語色彩。而俄語中唯一與其對應、同樣具備口語性質的詞彙為 *дешевле пареной репы*。

2. 多重符合 (вариантн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)

詞彙的多重符合，為當詞彙具多義性，亦即在某個特定領域有表達的意義，然而在另一特殊領域又有其他特殊意義，在這類情況之下，在對等詞彙的選擇上，詞彙的意義需取決於語境的要素。換句話說，多重符合發生於原文詞彙具多個詞彙意義，且於目標語中需透過多個譯詞來表達的情形，至於需實際使用哪個譯詞，需要從需求、語境上來判斷。如表“軍人”的概念，在俄語中可以用 *солдат*(帶外來語色彩)、*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й*(書面語詞彙，中性色彩)、*военный*(一般中性用法) 來表示。

四、小結

透過以上幾個詞彙等值的敘述，我們可以得知，在詞彙翻譯，也就是選擇目標語中的對應詞彙時，應注重兩個主要因素：

第一個要素為詞彙意義成分，包括如指示成分（即所指涉的現實事物）、隱含成分（包括功能修辭、情感評價色彩與形象意義等）以及詞彙的內部結構等。

第二個要素為語境，語境可以分為兩類：一、語言語境，即和語言本身的特性有關的語境要素。二、非語言語境，即語言之外、與現實相關的語境要素。除此之外，語句所屬的民族、國家以及其文化歷史背景等，也應列入翻譯過程的考量之中。

在以上兩個要素所構成的基礎之上，我們可以分別從語義對等程度及語境依賴性的角度，判斷原詞與譯詞的對等情形。下一節將介紹前述類詞彙等值情形，在實際翻譯過程中，所運用的轉換或補償手法。

第二節 翻譯中的詞彙與轉換

翻譯中的轉換(перевод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的概念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，為翻譯中所遭遇的原語言和目標語之間的種種差異，包括語法規則、思考模式、文化背景等，搭配特殊手法的運用，以達成原文與譯文功能等值的過程。而所謂的轉換手法(приём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，則是在翻譯的過程中，依據翻譯的類型、等值層級等條件，所施行的特殊翻譯手法。在轉換手法上，每位翻譯學者提出的分類方式與使用的術語等，可能不盡相同。在本節第一部分，我們將簡單回顧幾位歐美與俄國學者的轉換概念，以及主要的轉換類型，而在第二部分，我們將搭配實例，對幾種詞彙轉換手法作詳細介紹。

壹、轉換的概念與類型

一、凱特福德的轉換概念與轉換類型

西歐的轉換理論中，較為知名的為英國凱特福德提出的轉換理論(translation shifts)。凱特福德對於轉換的解釋為「在從原文到譯文的過程中，脫離形式等值的部份⁴⁰。」他根據自己提出的幾種翻譯類型(自由及受限翻譯、層級羈絆和無羈絆翻譯)，將轉換分為兩個主要類型層級：層級轉換(level shifts)和範疇轉換(category shifts)。

(一) 層級轉換的概念

層級轉換建立在受限翻譯的概念上，也就是原文之中，屬於某一語言學層級(linguistic level)的部分(如語法方面)，與譯文之中屬另外一個語言學層級上的部分對等(如詞彙方面)。譬如，凱特福德舉了以下例子說明：俄語動詞的完成體，無法在同一語言層級，也就是語法層級上翻譯為英語，必須透過詞彙手段。因此在翻譯「Что он сделал?»(「他完成了甚麼?」)一句時，完成體動詞 сделать 的部分，

⁴⁰ Catford, J. C. *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: an Essay on Applied Linguistics*. p.73.

在英語中，應改用語義中已有包含完成概念的動詞 *achieve* 來翻譯，翻成”What did he achieve?”(”他達成了甚麼”)。這種情況屬於從語法到詞彙的層級轉換。

(二) 範疇轉換的概念

範疇轉換則建立在層級羈絆或無羈絆翻譯的概念上，為轉換過程之中，原文與譯文之間在語法層級(*grammatical rank*)上的變化。範疇轉換可以細分為好幾種類型，如：1. 結構轉換(*structure-shifts*)，即翻譯發生句法結構或詞序上的變化。2. 詞類轉換(*class-shifts*)，即翻譯使用與原文不同的詞類表示。3. 層級轉換(*unit-shifts*，又稱 *rank-shifts*)，即翻譯脫離形式上的對等，使用不同語法層級單位來表示，如用詞組代替詞彙。4. 內部系統的轉換 (*Intra-system shifts*)，即翻譯時，發生在語言內部系統中的轉換，如兩種語言中均具備相同的文法範疇，如名詞的數 (*number*)，但卻在某些意義對等的名詞上卻分屬單複數，因此翻譯時需脫離原有的形式。

凱特福德的轉換分類，乍看之下很複雜且難以理解。但其實就實行轉換的原文部分上，仍可以分為語法和詞彙兩個部分，和以下俄國學者的分類，基本上是類似的。

二、巴爾乎達洛夫的轉換概念與轉換類型

俄國翻譯學界的轉換理論發展，可以包括如巴爾乎達洛夫、施維采爾、列次克爾與卡米薩羅夫等人的相關理論。首先，巴爾乎達洛夫給了轉換以下的定義：「翻譯者為了克服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形式或語義差異，以及達成等值的關係，所採取的多種替換手法⁴¹。」。轉換的目的，依據巴爾乎達洛夫的觀點，在於「讓目標語能在遵守原語言形式規範的同時，最大程度地傳達原文的訊息⁴²。」

巴爾乎達洛夫將轉換分為四類：一、結構上的重新安排 (*перестановки*)，即翻譯中改變原文語言單位的次序與位置；二、替換(*замены*)，為最多樣化且常用

⁴¹ Рецкер, Я.И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*. С. 190.

⁴² 同上註。

的轉換手法，詳細的部分會在本節第二部分的篇幅中說明；三、增添(добавление)，即視情形在翻譯中增加詞彙，多發生於形式上無法表達的部分；四、刪略(опущение)，即省略原文某個片段不譯，多發生於是語義多餘的部分，且移除後不會影響原意。

第一類轉換多涉及原文語法上(句法、詞序部分)的轉換；而第二類則主要牽涉到詞彙部分的替換；第三、第四類則與語法與詞彙上的轉換皆有相關。巴爾乎達洛夫強調上述四種類型的轉換，通常不會單獨出現在翻譯過程中。它們會彼此搭配，如重新安排搭配替換等。但也正因轉換手法的多樣化，使得翻譯的工作繁瑣且複雜。

三、施維采爾的轉換概念與轉換類型

施維采爾認為，轉換是一種隱喻式的稱法，它在本質上屬於原文與翻譯語句之間，於翻譯過程中形式上的一種替換關係，這種關係我們在形象上稱之為變換或轉換⁴³。

施維采爾就自己提出的語義等值(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) 與其分支語義成分性等值及與語義指涉性等值出發，將轉換主要分作三類：一、語法轉換(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)、二、語義轉換(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)、三、語義句法整合轉換(комплекс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,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ющи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е модификации лексико-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и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)。

第一類的語法轉換，主要發生在語義成分性等值中。在這類轉換之中，譯文保留原文的語義成分，但對原文的語法形式做出變化。第二類的語義轉換，則發生在句子的詞彙部分，如上義替換型(гиперонимический тип)，即以具同類意義，但意義較廣泛的語言單位取代；下義替換型(гипонимический тип)，即以具同類意義但意義較具體狹隘的語言單位取代；同類替換型(интергипонимический

⁴³ Швейцер, А.Д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*. С. 118.

тип)，即以具相同意義範圍的詞彙替換。第三類的語義句法整合轉換，即同時發生詞彙及句法結構變更的轉換類型，主要包括反面翻譯型(антонимический тип)與反向翻譯型(конверсивный)等。詳細的例子與說明部分，會在本節第二部分的篇幅中提到。

四、列次克爾的轉換類型

相較於施維采爾的三種分類，列次克爾則將轉換分為語法轉換(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與詞彙轉換(лекс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兩類。

詞彙轉換的部分，列次克爾的說明為「透過邏輯上的思考，來解析原文詞彙與它的語境成分，以及找出目標語之中，非字典羅列的對應詞彙的轉換類型⁴⁴。」若從語義的角度來看，詞彙轉換為「首先釐清原文詞彙於該語境之下所包含的語義成份，接著以目標語之中能實現該語義成份的詞彙或詞組，來進行替換⁴⁵。」

語法轉換的部分，則為參考目標語的語法規範所實行的轉換。其中又可依據改寫句子的程度，分為整體(полная)或部分(частичная)的語法轉換。依照列次克爾的觀點，如果變更的部分涉及句子的主要成份(главные чле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)，那該轉換類型即被視為整體的轉換；但如果只有句子的次要成份，那該轉換類型即被視為部分的轉換。除此之外，在語法轉換中，原文變更的部分通常不僅限於句子結構本身，也會同時發生詞類上的轉換，如動詞轉名詞、名詞轉動詞等。

五、卡米薩羅夫的轉換概念與轉換類型

卡米薩羅夫從翻譯過程描述的基礎上，來引導出轉換的概念，他將翻譯過程分成三個階段：第一階段為理解原文(понимание текста)，第二階段為翻譯，即在目標語之上建立譯文(со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 на другом языке)，第三階段為修訂

⁴⁴ Рецкер, Я.И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*. С. 38.

⁴⁵ 同上註。

(редактирование)。卡米薩羅夫認為對翻譯過程的描述，即等於對轉換過程的描述⁴⁶，也就是建立翻譯模式與原文轉成譯文的翻譯手法。

卡米薩羅夫依據轉換的特徵，將轉換分成了三個類型：詞彙轉換(лекс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、語法轉換(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、詞彙語法轉換(лексико-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)。

第一類詞彙轉換，為原文和譯文的詞彙與詞組之間，於形式與內容上的轉換。形式上的相關轉換手法，包括如音標拼寫(переводческая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/транслитерация)以及模仿(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е калькирование)二類。內容上的相關轉換手法。則主要為詞彙的替換，可以分為泛指化(приём генерализации)、具體化(приём конкретизации)、詞義衍生(смысл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)等。

第二類語法轉換，則建立在脫離原文的語法形式來表達，涉及了多種語法範疇、詞類、句子成分以及句子類型等方面。相關的手法包括如逐字翻譯(дословный перевод)、句子切分(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)、句子結合(объеди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й)、語法替換(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замены)等。

第三類詞彙語法轉換，則涵蓋了原文的詞彙部分以及句子結構的部分。詞彙語法轉換中，最常見的手法為：一、反面翻譯法(приём антоним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)即譯文中否定的句法形式來取代原文中肯定的形式，其中也可能伴隨著詞彙部分的轉換，如以具備相對意義或是其它表達反義的詞彙或詞組，來取代原文中的詞彙單位。二、描述法(приём описатель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)，即利用詮釋後者意義的詞組，來取代原文中的詞彙部分。三、補償法(приём компенсации)，即針對翻譯過程中喪失的語義成分，於譯文中透過其他方式來進行補償，其中進行補償的位置視需要而定。

⁴⁶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С.155-158.

貳、詞彙與詞彙語法的轉換

在綜觀前述幾位學者的轉換理論之後，我們先做一簡單歸納，將轉換的主要類型大致分為：語法轉換、詞彙轉換以及詞彙語法轉換三類。語法轉換所解決的，包含兩種語言之間的語法規則、詞序、句法架構上的差異；詞彙轉換所著眼的，主要在於原語言和目標語中兩對應詞彙各所包含的語義成份，以及兩者意義之間的相互關係；詞彙語法轉換則類似前二者的結合。與本篇論文相關的，即為詞彙和詞彙語法轉換二類。

因每位翻譯學者的轉換手法分類詳細程度不一，且參考的角度也不盡相同。若介紹的分類過於詳細，會造成如區隔不明或內容重複等問題，如接下來會提到的語義衍生法及反面翻譯法，從另一個角度看來，也可以包含某些學者使用的術語概念（如巴爾乎達洛夫的增詞法、減詞法或重新安排等）。所以為方便說明，筆者僅列舉幾位翻譯學者均有提及的詞彙轉換或詞彙語法轉換手法，主要分為六大類：泛指法（приём смысловой генерализации）、具體法（приём смысловой конкретизации）、語義衍生法（смысл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或 модуляция）、反面翻譯法（антоним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）、描述法（приём описатель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）與補償法（приём компенсации）。

一、泛指法

泛指法為「以目標語中意義較廣泛的詞彙，來取代原語言中意義較狹隘的詞彙⁴⁷。」若從語義學的語義關聯性關係（гипонимия, родо-видовое отношение）來看，也可以解釋為以上義詞（гипероним，即意義上較寬廣、抽象，且包含多個下義詞的詞彙）來取代下義詞（гипоним，即意義上較狹窄、具體的詞彙）的轉換手法⁴⁸。換句話說，泛指法省略了部分原詞彙包含的區別性義素（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ая сема），使得翻譯人員較容易選擇對應的譯詞，而在這個過程中，產生了語義抽象化、泛指化的作用。根據卡米薩羅夫對泛指法的說明，泛指法在翻譯過程中可以

⁴⁷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С.168.

⁴⁸ Швейцер, А.Д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*. С.131.

分爲受迫性(вынужденный) 與選擇性(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й)二種情形。

在受迫性泛指中，目標語缺乏與原語言對等、且擁有具體意義的詞彙單位，因此翻譯者被迫選擇意義較寬廣的詞彙。如中文裡的叔叔(父方)或舅舅(母方)，或阿姨或嬸嬸，翻譯到俄語，一般就只能選擇 дядя 或 тётя。或形容某人“熊腰虎背”或“老奸巨猾”，在譯做俄語時，由於缺乏對應的詞彙單位與表達方式，可能只能選擇翻成 сильный 或 хитрый。

在選擇性泛指中，譯者基於修辭或其他考量，而偏好使用意義較寬廣的詞彙來取代原文。如卡米薩羅夫舉出的例句 “I saw a man 6 feet 2 inches tall.” 在俄語翻譯裡，身高數據的部分不習慣表示的如此精確，因此改翻成 “Я увидел высокого парня.”。俄語口語在譯作漢語時，也會發生選擇性泛指的情形。其中漢語並非沒有相對應的詞彙，而是受到表達習慣所影響，如 “Ты пообедал?” 漢語可以譯成 “你吃過了嗎 ?”，不需特別說明早、中、晚餐。或例句 “Он, пожалуй, уехал в больницу.” 可以譯爲 “他大概是去了醫院”，不需特別說明交通方式。

二、具體法

具體法爲與泛指法恰好相反的手法，爲「譯者以目標語中意義較具體的詞彙，來取代原語言中意義較廣泛的詞彙⁴⁹。」若從語義學的語義關聯性關係來看，也可以解釋爲以下義詞來取代上義詞的轉換手法。具體法會根據實際情形，選擇目標語中語義上比較詳細、精確的詞彙，來取代原詞彙。根據卡米薩羅夫的論點，具體法同樣包括受迫性與選擇性兩種情形：

在受迫性具體法中，爲在目標語中擁有數個意義較具體、且均能爲原詞彙所包含的詞彙時。如英語中的 meal 翻作俄語時，通常需指出爲 завтрак、обед 還是 ужин。或俄語中的 плавать 翻作英語時，需分別以下幾種類型 swim、sail、drift、float。俄漢翻譯中同樣具有相同的情形，譬如在指貓、狗、馬、牛等動物時，漢語中的詞彙，由於不含性別標記的義素在裡面，因此在特指某性別時，需

⁴⁹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С.167.

加公、母或雄、雌。但在俄語中的詞彙通常包含性別的語義成分，如一匹馬應該翻成 лошадь 或是 конь，一條狗應稱之為 собака 還是 пёс，貓應該是 кот 還是 кошка，牛應該是 корова 或是 бык，譯者應盡可能視實際的情形來翻譯。

其他的例句，如“他明天要到我們這兒來”，而他過來的方式是走路或是使用某種交通工具類型等，在俄語中也需交代清楚，如應是實際情形使用 прийти(步行前來)、приехать(搭乘陸地交通工具)、прилететь(搭乘航空器)、приплыть(搭乘船舶)等。

在選擇性具體法中，翻譯者可能依據所描寫情境，而選擇不使用目標語中意義同樣廣泛的詞彙。卡米薩羅夫舉狄更斯小說大衛·科波菲爾 «David Copperfield» 其中篇章的中的一段話：“My mother had left her chair in agitation and gone behind it in the corner.” 由於該句子擁有較濃的情感成份，所以 left 與 gone 兩個動詞若譯為 оставить (留下)以及 пойти (離開)，便無法傳達這個部分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比較適合使用如 вскочить(躍起、跳起)與 забиться (隱身於)等修辭色彩較濃厚的動詞來替換。

三、語義衍生法

語義衍生法，屬於一種透過在意義上不同於原詞的譯詞或詞組，來取代原詞的手法⁵⁰。語義衍生法大約可以分為三類，第一類語義衍生法，為原詞和譯詞彼此之間為因果過程的關係時，如原因或結果、或結果與原因、過程與原因等，因此譯者可依目標語習慣的表達方式與實際情形，選擇不走直譯的路線。如以下三例：

(一) 原因代結果，如 “Такие, как он, сразу не отвечают.” (“像他這樣不答腔的人們”，表結果) 翻成 “像他這樣不愛答話的人們” (表原因，因為不愛答人話，所以老是不回答)。

⁵⁰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168.

(二) 結果代原因，如“Я их понимаю.” (“我可以理解他們的處境”，表原因)“，翻成“我不責怪他們” (表結果)，понимать (理解)以責怪代之。或例句：“Он всегда переспрашивал. ” (“他總是一問再問”，表原因)，可以翻成“我每次至少要回答他兩遍以上” (表結果)，以回答替代發問。

(三) 過程代原因，如“輕鬆地抵達” (表過程) 翻成 “близость расстояния” (“不遠的路程”，表原因)。

第二類語義衍生法，為利用原詞彙與譯詞之間為轉義的關係。如施維采爾提出的隱喻式(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)、借喻式(метонимический тип)、或提喻式(синекдохический тип)幾種手法⁵¹，如：

(一) 借喻式的語義衍生法，為利用原詞語義和譯詞語義之間的借代關係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為因果關係。如前面舉的例子。

(二) 隱喻式的語義衍生法，為利用原詞語義和譯詞譯詞之間的隱喻關係，如施維采爾舉了萊蒙托夫作品《當代英雄》中的句子“Старая и жалкая шутка!” (“老掉牙的笑話”)，並主張“Старая и жалкая”在英文中，應使用threadbare來翻譯較為恰當，翻成“threadbare witticism”。threadbare直義為形容物品的陳舊、破爛，這裡是隱喻的用法⁵²，形容過時、落於俗套。在我們漢語中，形容過時、落於俗套，可以使用如“老掉牙”來翻譯。

(三) 提喻式的語義衍生法，則是透過部分名稱代整體、或整體名稱代部分的方式，如萊蒙托夫作品《當代英雄》中的句子⁵³：“И тогда в груди моей родилось отчаяние не то отчаяние, которое лечат дулом пистолета, но холодное, бессильное отчаяние.”(在我胸襟裡浮現的，不是那種在槍口之下得以獲得撫慰的絕望，而是一種冰冷、無力的絕望)。其中的“дуло пистолета” (“手槍槍口”)，可以以“槍械”代之，而不需要翻譯到如此詳細的程度。如翻成“...不是那種可以靠槍枝平撫的

⁵¹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 Н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)*. С.133~140.

⁵² Швейцер, А.Д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: Статус, проблемы, аспекты*. С.136.

⁵³ 同上註。

絕望...”。

第三類語義衍生法，為原詞與譯詞的意義之間，沒有任何交集，且在形式、內部結構上的邏輯關聯性極小。這種情形，翻譯者注重原文意義整體上的功能，而不重視意義成分的分析⁵⁴。列次克爾將其稱為完全轉換法(Приём целостного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)。如漢語中的“幹得好!”可以翻成俄語的“Молодец!”，或“算了吧!”可以翻成“Не стоит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ь”等。

四、反面翻譯法

反面翻譯法，或稱反面著筆法，一般被歸類於詞彙語法類型的轉換之中，因為它同時涉及語句結構和詞彙兩個部份的轉換。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形。

第一種情形，如巴爾乎達洛夫的說明：「將原句的反面架構，置換為正面架構(或正面轉反面)，加上以反義詞代換原句中的一個詞彙⁵⁵。」。如：“我不是在說笑”翻成“Я вам серьёзно говорю.”，其中句型由原句的肯定改為譯句的否定，動詞“說笑”(шутить)以“серьёзно говорить”(嚴肅地說)來進行替換。

第二種情形，為施維采爾提出的反向翻譯法(конверсивный тип)。反向法，為依據反義關係的反向型(конверсия)的概念，即為兩個表達相對的動作行為(或立場)的詞彙，所構成的反義關係⁵⁶。實際的例子如：убить (殺人)與 погибнуть (被殺)，或 давать (給)與 получать (收)。例句：“我給他書了”，在俄語中可以反向翻成“Он получил от меня книгу.” (“他收到我的書了”)。

第三種情形，為原文的詞彙或詞組部分，不以反義詞(антонимы)，而以其它表述反面意涵的詞彙替換。如我們使用卡米薩羅夫有關 исключить (“將... 排除”)和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(“不接受”)的例子⁵⁷，來搭配漢語翻譯說明。例句：“公會將他們

⁵⁴ Рецкер, Я.И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*. С. 53~54.

⁵⁵ Бархударов, Л.С. *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(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)*. С.216.

⁵⁶ 其它的例子如：брат — сестра, уходить — приходиться。參考Ахманова, О.С. *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*. 2-ое издание. - М.: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, 1969. С.50

⁵⁷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Н. *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*. С.172.

排除在會員名單之外”，該句譯為俄語時，其中的“將... 排除”不適合直接以 *исключить* 替換。因為俄語動詞 *исключить* 所接的對象是現有的成員，然而原句並未透露“他們”是否已為成員之一。因此我們為了不要任意增加訊息，可以使用反面翻譯法，以 *не принимать* (“不接受”) 代之，譯為 “Профсоюз не принимал их в свои ряды.”。

第四種情形，則類似因果過程關係類的語義衍生法 (*приём смыло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*) 中的一種極端類型，但不同的地方在於，在這裡原文和翻譯之間反義的關係較為顯著，且形式上的關聯性也比較高。如列次克爾的說明：「以目標語中與原文表述方式相對的手法，配合句子結構上的變動，以維持內容的不變⁵⁸」。

例句：“我在電話中請他稍候”(表結果)，在俄語中可以翻成 “Я попросил его не класть трубку.” (“我請他別掛電話”，表過程)。

五、描述法

描述法屬於詞彙語法轉換的類型。為將原語言中的詞彙單位，以目標語中揭示其意義的詞組進行替換⁵⁹。然而這類轉換手法容易造成譯句過於冗長。因此在運用該手法時，仍以盡量簡略的說明為佳。

描述法實際運用的情形，主要在於原語言與目標語之間無詞彙對等的情形。如卡米薩羅夫的例句，英語中的 *shuttle service*，完整意義為 “организация челночных перевозок между какими-то пунктами” (某兩地之間的接送服務)。但在這類句子中，如 “Car owners ran a shuttle service for parents visiting the children injured in the accident.” (“車主們為父母們提供接送服務，以便他們探視自己於車禍中受傷的孩子們。”)，*shuttle service* 可以用 *привозить и отвозить* (接送) 取代，省去其他不必要的說明。翻成 “Владельцы автомашин привозили и отвозили родителей, которые навещали своих детей,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во время аварии.” (“車主們接送著那些探視車禍受傷孩子的父母們。”)。

⁵⁸ Рецкер, Я.И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*. С. 48.

⁵⁹ Комиссаров, В. Н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(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)*. С.185.

六、補償法

所謂的補償法，顧名思義，即對原文在翻譯過程中喪失的意義成份，在翻譯中透過其他方式，且在不同的位置上進行補償⁶⁰。與描述法一般，補償法多用於為部分等值、無等值或無法翻譯的情形，如巴爾乎達洛夫的說明「目標語因某種因素，如缺乏對應的語言單位、缺乏對應的表達形式等，以致於無法表示原語言的某特定部分，而導致於無法翻譯或翻譯上的不完全⁶¹。」使用補償法時，需考慮到原文表達的概念、藝術特徵、以及根據目標語的語法規則等，選擇適當的補償位置以及方式⁶²。實際的例子，如以下三種情形：

第一種情形，為詞彙功能修辭色彩與情感評價色彩的差異，造成在目標語之中之間只有部分對等的情形⁶³。如“Он отгрохал речь часов на десять。”。俄語動詞 отгрохать 在轉義上有“建立、組織、產生”(某冠冕堂皇的東西)的意思，然而它在功能修辭上屬俗語(просторечие)的範圍⁶⁴，也就是有非正式，不受拘束、甚至粗俗的口語色彩在裡面。因此 отгрохать речь 不適合用“演講”、“演說”、“發表談話”等具中性或書面色彩的詞彙來進行翻譯。在缺乏直接對應的詞彙，來表述粗俗口語特徵的情況之下，我們需採用補償的方式，如用情狀副詞(“他嘰哩呱啦地說了約十個小時”)或採用口語句法結構的方式(“搞甚麼，都差不多十個小時了，他才講完。”)來補償。

第二種情形，為原詞彙的概念在目標語之中找不到對應的詞彙單位進行表達，也就是原語言中無等值詞(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)造成的翻譯空缺部分，也就是。如俄語中的 агитпункт (蘇聯時代選舉時的政治宣傳部⁶⁵)，дружинник (由民間自願組成，協助警察的巡守隊⁶⁶)。我們在實際的例句翻譯中，需要其詞彙

⁶⁰ 同上註。

⁶¹ Бархударов, Л. С. *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(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)*. С. 219.

⁶² Рецкер, Я.И. *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и перевод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*. С. 58.

⁶³ 同上註。

⁶⁴ “Построить, сделать,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(что-н. большое, эффективное, дорогое) (прост.)” 參考 Ожегов С. И., Шведова Н. Ю. *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- М.: Азъ, 1992.

⁶⁵ “Учреждение, проводившее массово-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работу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ыборов (в СССР).” 參考 Ефремова, Т.Ф. *Современны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. В 3-х томах*. -М.: АСТ, 2006.

⁶⁶ “Тот, кто состоит в дружине; член доброво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й дружины.”, 參考同上註。

本身的意義、性質、功能，加上語境等條件，在母語中尋找最接近的對應詞彙，並視情形在句子其他部份，對未說明的意義部分進行補償。

第三種情形，為需傳達原文語言單位的內部意義時⁶⁷，如詞彙本身包含的方言、地域色彩、雙關手法、或原作者刻意營造的文字遊戲效果、如反常的詞序、語法錯誤及其他特殊的表達習慣等。這類情形在目標語之中，自然沒有辦法以特定單位進行替換，因此就需要透過其他手段，來達到相同目的。如卡米薩羅夫使用的例句：“You could tell he was very ashamed of his parents and all, because they said 'he don't' and 'she don't' and stuff like that.”（“你可以發覺，他為自己的父母感到羞恥，因為他們的話裡充滿著各類語法錯誤，譬如主詞為第三人稱單數，助動詞卻使用 do。”）英文裡助動詞的刻意使用錯誤，在俄語中無法表示，因此卡米薩羅夫建議可以俄語中的人稱變化錯誤 'хочут' 與 'хочете' 來取代(正確應為 хотят, хотите)，而將全句翻成 “Было видно, что он стесняется своих родителей,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говорили 'хочут' и 'хочете' и все в таком роде. ”。

在對詞彙的等值、以及詞彙與詞彙語法轉換有了初步的概念之後，接下來在第三節裡，我們將進一步探討所研究的翻譯對象，也就是詞彙的功能修辭色彩與情感評價色彩。

第三節 俄語功能語體及具修辭色彩的詞彙

本節主要介紹修辭學中的功能語體，以及詞彙的修辭色彩與分類，可分為二個部分。第一部分簡略介紹俄語功能修辭語體。第二部分則檢視俄語詞彙的修辭色彩分類，並在這個基礎之上，進而搭配例子介紹詞彙的功能修辭分層，主要包括書面語詞彙與口語詞彙的部分。

“Дружина – доброво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лодёжи в помощь милиции.” 參考 *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. в 4-х томах. Под ред. Д. Н. Ушакова.* - М.: ИДДК, 2005.

⁶⁷ Бархударов, Л. С. *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(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).* С. 220.

壹、俄語的功能修辭語體

語體(стиль)的廣義解釋，根據托馬謝夫斯基(Б.В. Томашевский)的觀點，為烏夏可夫(Д.Н. Ушаков)主編的俄俄解義辭典中的第三種定義，「象徵某文學作品、體裁、作者及文學潮流的特定語言系統與概念，如果戈里語體、浪漫語體、散文語體、詩歌語體、報章語體、幽默諷刺小品語體等。」而功能修辭學中的功能修辭語體(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или)，並不完全符合這個概念⁶⁸。

而所謂的功能修辭語體，依據柯金娜(М.Н. Кожина)的解釋，功能語體為「符合某特定社群團體、社會行業與其意識形態的言語特徵表現⁶⁹。」我們可以將其解讀為：「伴隨著歷史發展，成形於社會大眾的意識裡，使用於各個不同領域的交際形式系統」。柯金娜指出，這類言語特徵表現是由「各種語言手段所發揮的功能，以及創造其修辭色彩的特定組織形式⁷⁰」所構成。由此可知，每種功能語體，分別依據交際任務及目的，揀選或限制其語言手段的運用，其中包括了詞彙、成語、詞法形式以及句法結構等。

現代俄語的功能語體，依據語言的體裁，大致上可以分為二大類：書面語體(книжный стиль 或 книжно-письменный стиль)與口語語體(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тиль 或 разговорно-бытовой стиль)。在格沃茲捷夫(А.Н. Гвоздев)的著作《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》(1965)中，書面語體又被稱為公眾語體(публичный стиль)，而口語語體也被稱作日常語體(бытовой стиль)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書面語體與口語語體的區別，並不完全透過書面文字或話語形式來判斷，如課堂或公共講座(лекция)以書面語體為主，但卻不屬文字書寫的形式。有關書面及口語語體的特色如下。

⁶⁸ Томашевский, Б. В. *Стилистика*. - Л.: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, 1983. С.4-8

⁶⁹ Голуб, И.А. *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- М.: АйРИС-пресс, 2002, С.57

⁷⁰ Кожина, М.Н. *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- М.: 1983, С.49

一、書面語體

書面語體應用於各類不同的主題如政治、學術、文學等文體之中，其中又可根據不同的溝通任務，細分成三到四種類型，包括正式事務語體(официально-деловой стиль，或稱公文事務語體)、傳媒語體(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й стиль)、以及學術語體(научный стиль)三類。而第四類的文藝語體，或稱為文藝語言(язы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或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стиль)，是否能歸類於書面語體，屬於較具爭議性的問題。一般修辭學者(如格沃茲捷夫、德羅尼亞耶娃(Т.С. Дроняева)和撒爾甘尼克(Г.Я. Солганик))採用了四種分類的說法，將文藝語體列進書面語體之中。但也有三種書面語體的說法，如格魯布(И. Голуб)認為，文藝語體由於在語言的使用上較不具侷限性，且包含了不同作者的文字風格，因此在功能語體中佔有特殊的地位，不應附屬於書面語體之下⁷¹。

書面語體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(一) 書面語體主要應用於書面文字的陳述之上，如專書、報刊、商貿事務，與官方公文等。口頭則以獨白(монолог)或講座(лекции)為主，訊息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通常沒有直接的關係。

(二) 書面語體的接收者，經常沒有數量或對象上的限制，譬如廣播的聽眾、報章雜誌的讀者等。每位讀者(或聽眾)對敘述問題本身的了解程度不一，因此書面語體在言語使用上高度要求完整、清楚與精確，在內容上則要求次序分明及系統化。

(三) 書面語體中不宜使用情感評價色彩濃厚、象徵口語的語言手段。在詞彙及句法形式上，書面語體以文字陳述的清楚明白為優先考量，因此在詞彙使用上以書面語詞彙(книжная лексика)及中性詞彙(нейтральная лексика)為主；在句法架構上，多以完整句(пол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)與複合句(слож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)為主。

⁷¹ Голуб, И.А. *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С.57.

二、口語語體

口語語體，主要體現於在生活與工作上有密切交集的人之間的口頭交談形式上。其主要特點如下：

(一) 口語主要以對話(диалог)為主，訊息發出者和接收者彼此之間有直接、密切的互動，且能立即針對省略的細節或談話中對方不清楚的部分，做補償說明。口語語體在文學作品也十分常見之中，以劇作中的人物對話為主。

(二) 與書面語體不同的地方在於，口語語體並不重視話語的精確與清晰度，因此經常使用不完整句。此外，交談過程中，交談者會不時穿插暗示、刻意隱瞞某個訊息部分及推測對方用意等，因此話語上的表達以精簡為主。書面語中過於充分、詳細的說明，在口語中通常顯得冗長及累贅。

(三) 口語語體中經常使用情感評價色彩濃厚、象徵口語語體的詞彙。在詞彙及句法形式上。口語語體以文字簡潔扼要為優先考量，因此在句法架構上，多以不完整句(непол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)、簡單句(прост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)或稱名句(назыв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)為主。

口語語體也包含了俗語(просторечие)的部分，俗語通行於不諳標準語的特定人口族群身上，對他們而言，俗語即一般日常使用的語言。標準語的使用者，有時也會刻意使用俗語，目的在於帶給他人自己不拘束於標準語規範，而隨意使用粗俗、具強烈情感評價色彩的言語的印象。俗語也常出現在文學作品裡，作為塑造人物特徵的手法，或被用來表達態度上的不尊重、對談話者及其話語的輕視、或玩笑的口吻等。

貳、俄語詞彙的修辭色彩

一、詞彙的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

詞彙的修辭色彩(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краска)，爲在語句中發揮特定的修辭功能，屬於獨立、不受語境影響的詞彙意義附帶成份。俄語修辭學中，表與修辭色彩相同的概念的術語，還包括修辭手段(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,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маркированные/окрашенные средства)或修辭意義(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значения)等⁷²。帶有修辭色彩的詞彙，本身具有表達性(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ь、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ь)，也就是能表露功能修辭語體上的使用限制，除此之外，也能表示訊息發出者帶有的情緒特徵、對所描述事物的評價等⁷³。由以上基礎出發，修辭色彩主要可以分爲以下兩類：

(一) 功能修辭色彩(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-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краска)

詞彙的功能修辭色彩，決定了該詞彙使用習慣上所屬的功能語體、以及不在其使用範圍內的功能語體⁷⁴。詞彙的功能修辭色彩，主要分爲書面色彩(книжная окраска)、口語色彩(разговорная окраска)二類。其中，不帶有功能修辭色彩的，爲中性詞彙(нейтральные слова)；帶有書面色彩的，爲書面詞彙(книжные слова)；帶有口語色彩的，即被歸類爲口語詞彙(разговорные слова)。

帶有功能修辭色彩的詞彙，通常在使用上會限定於該功能語體的某種類型，如在書面語詞彙中，又可分出學術語體詞彙(лексика научного стиля)、正式事務語體詞彙(лексика официально делового стиля)，傳媒用語詞彙(лексика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иля)等。

⁷² Петрищева, Е.Ф. *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окрашенная лекс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- М.: Наука, 1984. С.11-12.

⁷³ 同上註。

⁷⁴ Гвоздев, А.Н. *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- М.: Просвещение, 1965. С.40.

(二) 情感評價色彩(эмоционально-оценочная окраска)

詞彙的情感評價色彩，為詞彙意義中的特殊成分，該成分能傳達如評價，也就是訊息發出者對所描述人事物的態度等⁷⁵。除此之外，也可讓訊息接收者判斷如參與交際者的出身背景、知識水平，交際目的以及交際場合的氣氛等⁷⁶。

情感評價色彩可以依評價成份，分為以下兩類：正面(положительная оценка)與負面(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оценка)評價。除了正面與負面評價外，它也可依訊息發出者表達的情緒類型劃分，如在口語詞彙中可以包括⁷⁷：親暱色彩(отенок ласкательности)、非正式、隨性色彩(отенок фамилярности)、玩笑色彩(отенок шутливости)、諷刺色彩(иронический оттенок)、嘲諷色彩(шутливо-иронический оттенок)、不贊同色彩(отенок неодобрительности)、鄙視色彩(отенок презрительности)、責備色彩(отенок пренебрежительности)與辱罵色彩(бранное)。在書面語詞彙中的情感色彩類型，則較口語詞彙少，常見的包括：正式莊重色彩(отенок торжественности)、崇高色彩(отенок приподнятости, , риторичности)、委婉溫和色彩(отенок умеренности)、嘲諷色彩(шутливо-иронический оттенок)、不贊同色彩(отенок неодобрительности)。

二、詞彙的功能修辭分層

詞彙修辭學中的詞彙功能修辭分層(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-стилевое расслоение лексики)，主要依據詞彙的使用範圍限制，即前述的功能修辭色彩，將詞彙作進一步的歸類。在俄語詞彙系統中，中性詞彙佔了絕大多數，將近全部的四分之三；口語詞彙則佔了 17%(其中包括口語、俗語及方言詞彙等)；而書面語詞彙則約為 8%⁷⁸。在這個部份，我們主要採用格沃茲捷夫(А.Н. Гвоздев)著作《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》(1965)中的主要分類架構，並配合其他學者的分類方式來說明：

⁷⁵ Томашевский, Б. В. *Стилистика*. С.59.

⁷⁶ *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*. Под ред. В.Д. Черняка. - М.: Высшая школа, 2004. С.376-377.

⁷⁷ *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Под ред. Н.М. Шанского. - М.: Просвещение, 1982. С.72.

⁷⁸ 同上註，頁碼63。

(一) 在使用上無語體範圍限制的詞彙(обще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)

即共同使用的詞彙，或稱中性詞彙(нейтральные слова)。中性詞彙為不具功能修辭色彩的詞彙，也稱普遍使用的詞彙(обще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)。這類詞彙在使用上沒有語體的限制，可以被使用於一般口語語體、正式事務語體、學術科技語體以及文藝語體中。這類詞彙主要表示普遍的現象、行為、物件與特質，譬如：

1. 一般名詞：дом(房屋)、стол(桌子)、нога(腳)、весна(春天)、улица(街道)、птица(鳥禽)、разговор(談話)等。
2. 描述特質與情境的形容詞或副詞：весёлый(高興的)、тёплый(溫暖的)、чистый(乾淨的)、красивый(美麗的)、медленно(緩慢地)、светло(明亮地)、много(很多地)、завтра(明天)。
3. 描述動作與狀態的動詞：идти(步行)、писать(寫)、нести(攜帶)、сидеть(坐下)、кашлять(咳嗽)等。⁷⁹

(二) 在使用上有語體範圍限制的詞彙(слова с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м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м)

依使用語體，可分為書面詞彙(литературно-книжные слова)與口語詞彙(разговорно-бытовые слова)兩大類。

1. 書面語詞彙(книжные слова)

書面語詞彙也被稱為書面標準語詞彙(литературно-книжные слова)⁸⁰。它們賦予了文體莊重、正式的修辭特性。在使用範圍上，它們主要使用於書面語體及其類型之中。除此之外，由於不符合日常口語的交際目的及形式要求，因此書面語詞彙若非在特殊情況之下，一般較少使用於口語語體之中。

⁷⁹ Гвоздев, А.Н. *Очерки по стилис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*. С. 64-65.

⁸⁰ 同上註，頁碼 65。

1) 不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書面語詞彙

根據格沃茲捷夫列出的書面詞彙類型，書面語詞彙可以依有無情感評價色彩，分爲二大類。第一類爲不帶有情感評價色彩、用來表達特定概念，較少出現於日常口語交談中的詞彙；第二類爲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書面語詞彙。不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書面語詞彙，主要用來表達特定概念，較少出現於日常口語交談中，也不含有特殊的情感評價成份。依據格沃茲捷夫的分類情形，這些詞彙主要可分爲三類：

A. 學術及科技術語 (технические и научные термины)，譬如：語言學術語如 словарный состав(詞彙系統)、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(語法結構)、синтаксис(句法學)、фонетика(語音學)；醫學術語如 ангина(扁桃腺炎)、аспирин(阿斯匹靈)；軍事術語如 артиллерия(砲兵)、дивизия(師級部隊)、пулемёт(機關槍)、окружение(包圍)；航空術語如 парашютист(跳傘員)、штопор(螺旋)、планер(滑翔翼)、пикировать(俯衝)；鐵路術語如 рельсы(鐵軌)、шпалы(枕木)、плацкарта(指定席票)、проводник(列車長)等。

B. 象徵歷史過程的詞彙、歷史名詞(историзмы)。包括象徵俄羅斯歷史階段的詞彙，如古羅斯時期的 дружина(大公衛隊)、куна(古羅斯的貨幣單位)、полюдь(給大公的貢品)；莫斯科公國時期的 рында(莫斯科大公的近衛武士)、братина(盛酒類飲料的古代容器)、сеча(戰鬥)；十八世紀的 баталия(戰鬥)、машина(機械儀器)、вивлиофика(圖書館)。象徵蘇聯時代的詞彙(советизмы)。如 ленинизм(列寧主義)、пионер(先鋒隊)、пятiletка(五年計劃)、колхоз(國營農場)等。象徵古代世界的詞彙，如 ареопаг(古希臘城邦的最高法院)、легион(古羅馬軍團)、сюзерен(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領主)、рыцарь(中世紀歐洲騎士)。

C. 象徵異國、地域民情風貌的詞彙(экзотизмы)，如 батько(烏克蘭-父親)、жинка(烏克蘭-妻子)、аул(北高加索-山區聚落)、мистер 或 джентльмен(英

國 – 先生、紳士)、 синьор(義大利 – 先生、閣下)、 кули(中國–搬運工、苦力), гейша(日本–藝妓)。

2) 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書面語詞彙

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書面語詞彙，無論是在中性或口語詞彙之中，多有與它們對應的詞彙。這些對應的中性詞彙，主要為表達相同概念、但不具情感評價色彩的對應版本；而對應的口語詞彙，雖同樣帶有情感評價色彩，但在色彩類型上卻有所不同。帶有情感色彩的書面語詞彙，大致可分為以下數種類型：

A. 具溫和色彩的詞彙(умеренно-книжные слова)，如 внезапно (瞬息之間)、 осуществить (實行)、 кто-либо (某位)。

B. 具正式、莊嚴色彩的詞彙(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и 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слова)，如 кончина (大限)、 непреложный (無庸置疑的)、 непреоборимый (屹立不屈的)、 врачевать (撫慰)。

C. 詩歌體特徵詞彙(поэтические и народно-поэтические слова)，如 чудный (極好的、如夢似幻的)、 греза (夢想)、 родимый (至親)、 враг (大敵)。

D. 使用率低的詞彙(свежие слова)，如 пылливый (好學不倦的)、 тишь (寂靜)、 кровля (屋頂)。

E. 表達負面評價、帶有否定色彩的詞彙(книжно-неодобри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)，如 измыслить (算計)、 препираться (斤斤計較)、 пресловутый (惡名昭彰的)。

F. 古老、具消遣性質的詞彙(архаически-шутливые слова)，如 вельми (非常、極度地)、 горше (較低劣的)、 поелику (都是...的緣故)。

G. 古老、誇大戲謔的詞彙(напыщенные архаически-комические слова)，如
чревоугодие (饕客)、благоглупость (道聽塗說)。

書面語詞彙也可依詞彙的語義內容劃分，如德羅尼亞耶娃(Т.С. Дроняева)與
撒爾甘尼克(Г.Я. Солганик)的分類方式，共分為兩大類⁸¹：

1) 特殊詞彙(специальные слова)，也就是前述作為精確命名學術上某現象或
物件的術語。

2) 高級語體詞彙(высокие слова)，也就是前述帶有莊嚴、高尚色彩的書面語
詞彙。

除此之外，書面語詞彙也可依使用範圍分類，如格魯布(И. Голуб)的分類方
式⁸²：

1) 象徵書面語體的詞彙(слова,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книжной речи в целом)，也就是
一般用於各種書面語體類型的詞彙，如 последующий(後者)、
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й(對等的)、эрудиция(學識)等。

2) 限定於某書面分支語體的詞彙(слова, закрепленные за конкретными
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ми стилями)，如象徵學術語體的詞彙 синтаксис(句法)、
фонема(音素)、деноминация(貨幣的面額)；象徵傳媒語體的詞彙
предвыборная компания(競選團隊)、имидж(形象)、инвестиции(投資)；象徵
事務語體的詞彙 потребитель(消費者)、работодатель(雇主)、клиент(客戶)
等。

2. 口語詞彙 (разговорные слова)

口語詞彙主要出現於不涉及事務或正式交際場合的日常話語之中，且訊息接
收者通常為訊息發送者所認定，可以自由無拘束的特定交談對象。口語詞彙不適

⁸¹ Солганик, Г.Я., Дроняева, Т.С. *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. 4-е изд.* - М.: Академия, 2007, С.97.

⁸² Голуб, И.А. *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.* С.58-59.

合用於一般的書面語體之中，如學術或事務語體。但在文學語體中，口語詞彙則能發揮特殊的功能，如帶給讀者該人物簡樸、生動的形象、話語上的奔放不拘束、以及情感表達的部分。口語詞彙的分類情形，可以依照情感評價色彩的有無，分為以下二大類：

1) 不具情感評價色彩的口語詞彙 (разговорные слова)

這類口語詞彙，為象徵口語形式、以及不受公眾交際場合及其用語規範的詞彙。這類詞彙的情感評價色彩較為薄弱，且仍屬於標準語詞彙的一部分，但仍然不適合用於正式事務語體中，如：начистоту (坦白地、直截了當地)、печка (爐灶)、по сердцу (喜歡、中意的)、сподручный (適合、方便的)。

2) 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口語詞彙

也就是帶有正面或負面評價色彩的口語詞彙。其中，依據是否屬於俄語標準語詞彙範圍，帶有情感評價色彩的口語詞彙，主要可以分為：

A. 表隨性、不拘束(фамильярность)的口語詞彙。包含：

a. 帶有親匿色彩的詞彙(фамильярно-ласка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)。親暱色彩賦予了帶有正面評價意義的詞彙溫和、親近的色彩，或緩和帶有負面評價意義的詞彙的否定意味，如 бабуся(奶奶，較 бабушка 更為親暱)、размолвка(吵嘴，較 ссора 溫和)等。

b. 帶有粗俗色彩的詞彙(фамильярно-грубоватые слова)。粗俗色彩則較類似說話者情感上的投射，或說是較為不拘束、隨性的稱呼、贊同方式，如：башка(鬼靈精怪，指聰明、機智的人，一般口語用法為 умница 或 голова)、барабанить(形容人機械式的回答問題)等。

B. 表諷刺(ирония)的口語詞彙。包含：

- a. 一般表諷刺的詞彙 (иронические слова)。一般表諷刺的詞彙，多透過帶有正面評價的詞彙來表述負面的特徵，以獲取諷刺的意涵，在口頭上主要用語調(интонация)的方式來表現，在書面上則多會以“”來附註，該類詞彙如：умница(諷刺反應遲鈍、易犯錯的人)、сокровище(諷刺自討沒趣的人)、удружить(諷刺他人幫倒忙)。
- b. 帶有親匿色彩的諷刺詞彙 (иронически-ласкательные слова)。帶有親匿色彩的諷刺詞彙，則主要以添加後綴的手段，來為帶有負面評價的詞彙增加親匿的色彩。但該親匿色彩並非建立在某種感情基礎之上。這類詞彙如 трусишка(小懦夫，詞幹為 трус)、дурашка(小笨蛋，詞幹為 дурак)。
- C. 表否定、不認同 (неодобрение)的口語詞彙。這類詞彙屬粗俗、帶有溫和指責意味的口語詞彙。在一般不拘小節的談話中，這類詞彙是可以被接受的，如：поплетись(意指拖著沉重、疲累的步伐走著的樣子)、шнырять(意指來回奔波的樣子)、огорошить(意指使某人驚慌失措)。
- D. 俗語詞彙 (просторечные слова)。該類詞彙由於具有粗魯、冒犯的色彩，幾乎脫離標準語使用的詞彙範圍，且並不適用於包括一般不拘小節的談話中，有時會被用來做強烈的指責。這類詞彙如 базарить(吵鬧)、свихнуться(發神經)、балаганить(耍寶、扮小丑)等。知識份子之間的日常交流，有時也會使用這類較粗俗、不受交際場合拘束的詞彙 (интеллигентско-просторечные слова)。這些詞彙多為衍生新意的的外來語詞彙，如：сумбур(雜亂)、безалаберный(混亂的)、баталия(吵架、鬥嘴)。
- E. 表粗魯、汗囂的詞彙 (вульгарные слова)。該類詞彙帶有強烈的負面評價，且由於具有粗魯、不合乎禮儀規範的色彩，並不在標準語的詞彙範圍之內，如 лаяться (像瘋狗一樣亂吠)、баракло(死古板、老不休)、смыться (偷溜、快閃)。

在格沃茲捷夫所列出的口語詞彙類型中，亦出現以下幾類詞彙。它們的特點，主要在於：一、通行於特定人口階層或社會行業之中，不列入標準語詞彙的範圍；二、大多數該類詞彙在標準語中有完全的同義詞，差異在於語音的部分。主要包括：

1) 民間口語詞彙 (простонародные слова)。這類詞彙流行於一般市儈之中，不限定於某一特定族群。因此這類詞彙的使用，多意味著談話者脫離標準語範疇的言談特色。這類詞彙及其相關手法，在文學作品中頗為常見。如 помереть(死亡)、беспреречно(絕對、必要的)、страшать(嚇唬)、опояска(腰帶、皮帶)、скрозь(穿過、透過)、силком(強迫地)。

2) 盜賊行話詞彙 (слова воровского жаргона)。這類詞彙主要存在於犯罪行業的行話之中，有部分進入一般日常口語中。如：шпана(流氓、匪徒)、натырить(竊取)、фартовый(極好的)、шамать(吃、吞嚥食物)、бузить(製造醜聞)。

3) 方言詞彙 (диалектные слова)。這類詞彙和民間通行的口語詞彙大同小異，差別在於使用上的地域性限制，它們並非標準語的口語詞彙，而是附屬於某一地域的方言。這類詞彙多用以塑造該地域的色彩，如蕭洛霍夫作品《靜靜的頓河》中，出現不少俄國南方頓河流域的方言詞彙，如 баз(庭院)、курень(俄式小木屋)、сполох(警報)、шлях(道路)、баять(說話、述說)、рушник(毛巾)、столешник(桌巾)。

在參考相關的詞彙等值與轉換理論，與帶有修辭色彩的詞彙類型後，在這裡就本論文探討的中心問題，作一簡單的統整。

第一點，為帶有修辭色彩詞彙的分類問題。以上介紹的相關詞彙，彼此之間所帶有的修辭與情感表達種類不同，且最重要的，表達色彩強度也彼此不一，因

此就外語學習者的觀點來看，存在著許多模糊地帶。儘管有相關俄國學者(如格沃茲捷夫等)的研究成果做為參考，然而許多相關書籍的分類情形，仍不若詞彙學中的詞彙分類情形清楚一致。從這些俄國學者使用的術語上來分析，可能的解釋為，從修辭色彩出發的詞彙分類情形，並不能算是分類(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)，而只能算是大概區分的情形，如格沃茲捷夫與格魯布使用了 слой 或 расслоение(分層)來稱之。

第二點，為帶有修辭色彩詞彙的翻譯等值問題。由於譯詞多以原詞的語義為傳達的重心，相較之下，詞彙的使用語體範圍限制，以及語義中包含的情感評價色彩(情感表達與評價部分)，便經常難以兼顧，而造成原詞與譯詞之間，只有語義上的對等情形。除此之外，在第二節中介紹的詞彙與詞彙語法轉換手法理論，多數也僅是從詞彙本身的意義或修辭色彩的角度出發，來對無法翻譯的部分進行有限度地補償，並未能將這類詞彙的修辭功能、對句子語義造成的影響列入考量。

帶有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的詞彙，彼此之間存在一個共通點：它們經常透過修辭色彩，在語境中發揮特定的修辭功能。透過修辭功能的分析，我們可不需直接面對數量龐大的詞彙、且色彩分層複雜的問題。除此之外，倘若我們改以在句子中的修辭功能做為主要考量，配合之前介紹的轉換手法，便可以間接克服詞彙修辭色彩的翻譯問題。

然而，基於前述第一點原因，筆者以為既有的俄語詞彙修辭學的分類情形，並不適合做為翻譯上的直接依據。如之前所述，它過於複雜，且分類的情形並不一致，對於外語學習者而言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難。因此接下來在第三章裡，我們便採取俄語詞彙學的分類情形，來切入俄語詞彙的功能修辭與情感評價色彩，與相對應的修辭功能。並搭配例句探討等值與修辭色彩的翻譯問題。

